

智慧成长阅读文库

ZHIHUICHENGZHANGYUEDUWENKU

告诉你

最美丽的故事...

告诉你

最动人的故事...

告诉你

最神奇的故事...

· 最新版 ·
· 插图版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一部让孩子受益终生的经典著作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 少 版

智慧成长阅读文库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原著:[苏联]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

改编:孟国兴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书 名 智慧成长阅读文库

主 编 孟国兴

责任编辑 王世喜

封面设计 青 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武汉市佳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40

字 数 2300 千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204-08710-0/G · 2331

定 价 200.00 元(全 20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前 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描述的事件发生于1915年直到30年代初那一段历史时期。保尔·柯察金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中心人物，也是书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他是在老布尔什维克朱赫莱的影响下从自发走向自觉的。他懂得了不平等生活的社会根源，懂得了要想推翻旧世界，必须成为“勇敢坚强的阶级弟兄”和“坚决斗争的钢铁战士”。在积极投身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伟大斗争中，他认识到，一个人只有和祖国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创造出奇迹。他曾说：“我赞成那种认为个人的事情丝毫不能与集体的事业相比的革命者。”

保尔总是把党和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那血与火的时代，保尔和战士们一起驰骋于疆场，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同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匪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那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年头，保尔又以全部热情投入到和平劳动之中，他那种苦干精神和拼命精神，正显示了第一代建设者们的崇高品质。

不管面对什么打击，保尔从未屈膝投降过。他经受过一切考验，在对待友谊、爱情和家庭等问题上，他也经受过

住了考验，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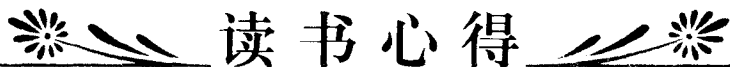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正是书中保尔的原形，他出生在乌克兰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11岁就开始做童工，饱尝过屈辱。1919年加入共青团，随即参加国内战争。1920年秋在战斗中负重伤，转到劳动战线。1924年加入共产党。到1927年，由于他长期参加艰苦斗争，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双目失明，瘫痪在床。在身陷绝境的情况下，他不甘心于吃喝、呼吸、等死，于是拿起唯一还能利用的武器——笔，不，说笔也不准确，因为后来他连笔也拿不动了，而是靠口述，请亲友笔录，历时三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作了这部不朽的杰作，实现了重返战斗岗位的理想。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我国也广受读者欢迎，面世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不知影响了我国几代人！究其原因无非是作者以自身的特殊经历为素材，设置一系列精彩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一个光辉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书中生动的场景，保尔坎坷的命运和他惊人的毅力更是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强烈的震撼，感情得到升华。

本书在保留原著风貌的基础上删去了一些因年代的原因而显得过于臃肿的文字，力求奉献给读者更简洁易懂的精品图书。

编 者

2006年6月



年 月 日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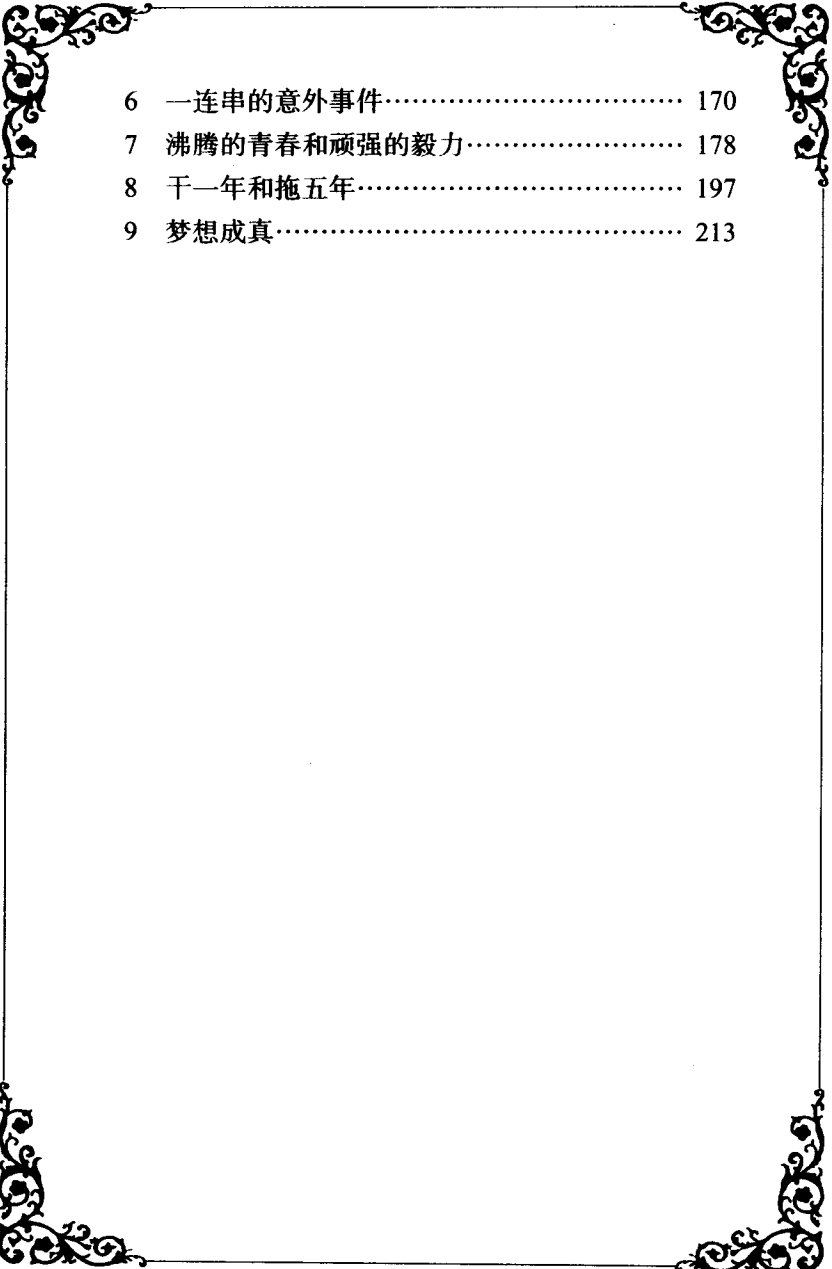
CONTENTS

◇ 第一部 艰难的成长 1

- 1 童工保尔..... 1
- 2 都是枪惹的祸..... 8
- 3 革命的烈火正在燃烧..... 16
- 4 惨绝人寰的虐犹事件..... 33
- 5 出师不顺..... 40
- 6 虎口逃生..... 50
- 7 短暂的喜悦..... 70
- 8 忘我的战斗..... 81
- 9 重回亲人身边..... 88

◇ 第二部 辉煌的生命 99

- 1 一切以工作为重..... 99
- 2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114
- 3 青春是不可战胜的..... 138
- 4 焕然一新的面貌..... 160
- 5 新的力量正在升腾..... 165



6	一连串的意外事件·····	170
7	沸腾的青春和顽强的毅力·····	178
8	干一年和拖五年·····	197
9	梦想成真·····	213



第一部 艰难的成长

1 童工保尔

宽大臃肿的法衣套在矮矮的瓦西里神父身上更显得他的虚胖，脖子上厚重的十字架与他脸上凶恶的目光极不相称，“节前去过我
家补考的，全部都站起来！”

战战兢兢的，六个孩子站了起来，屁股上就像粘上了松胶，慢慢的，非常不情愿的站起来的同时还用一种惴惴不安的眼神看着神父。

神父的两个小眼睛恶狠狠的盯着他们，像要看透他们的五脏六腑似的。但他还是强忍住心头的怒火对其中那两个快被吓哭了的女生说道：“你们坐下。”

她们赶紧坐下，松了口气。

神父的两个小眼睛恶狠狠的瞪着剩下的四个男生，“你们这些活宝，都给我过来！”





四个男生吓坏了，紧紧的挤成一团，谁也不敢往前多迈一步。瓦西里神父站起来，走到他们面前，“小混蛋们，你们几个是谁在抽烟？”

四个男孩子都小声的回答道：“神父，我们都不抽烟。”

神父的脸涨得通红，“混帐，都不抽，那发面里面的烟末是谁撒的？没人抽吗？那我们来看看，把口袋翻过来，快！翻过来！”

三个孩子各自动手，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桌上。

神父仔细检查他们的口袋，寻找细碎的烟末，但什么也没发现，便盯住第四个孩子。这是保尔·柯察金。他长着一对黑眼睛，身穿灰衬衫和蓝裤子，两个膝盖上打着补丁。

“你干吗像个木头人，一动也不动？”

黑眼睛的男孩，摸摸缝住了的口袋，按捺住内心的惊慌，抬起头瞧着神父，低声回答：“我没有口袋。”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你这么做，就会让我不知道是谁糟蹋了发面？你以为这次还会让你继续留在学校里吗？不，没那么容易。给我滚出去！”他狠狠地揪住男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然后关上了门。

教室里沉默地可怕，同学们都耷拉着脑袋。其中，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曾在神父家里看到他吧烟末撒进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上。

被赶出教室的保尔，坐在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他想起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的妈妈，每天从早忙到晚，对他又那么关心爱护，这下子可怎么回家去？怎么向妈妈交待呢？保尔越想越伤心，终于哭了出来，泪流满面。

车站食堂的老板，年过中年，苍白的脸上双目无神，眼角还残留着眼屎。他朝站在旁边的保尔瞥了一眼，随即问到：“他几岁了？”“12岁了。”妈妈赶紧回答。

“行，就叫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每月八个卢布，当工的日子管饭。干一天一夜活，回家歇一天一夜，不过不准偷东西。”





“决不会的！决不会的！我保证。”妈妈慌忙说。

“那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吩咐，随即回头关照站柜台的女招待：“齐娜，领这小伙子到洗碗间去，让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格利什卡。”

洗碗间里的桌子上堆满了盘碟刀叉，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正在不停地擦洗着。

有个男孩，比保尔稍大一点，顶着一头蓬松的红发正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碌着。

洗盘碟的大木盆里，蒸汽腾腾的开水弄得满屋子白茫茫的，所以保尔刚进来，根本都无法分辨女工们的脸。

齐娜走到一个洗着碟子的女工跟前，扶着她的肩膀说：“弗罗霞，看吧，给你们派了个新的小伙计，顶格利什卡的。该干些什么，你给他讲讲。”齐娜指着叫弗罗霞的女工，回头告诉保尔：“她是这儿的领班。她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齐娜转身回小吃部去了。



“明白了。”保尔轻声回答。

弗罗霞擦了额头的汗水，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然后挽了下衣袖，用异常悦耳的浑厚嗓音说：“小兄弟，你干点杂活儿，就是这口大水锅，清早就得把水烧开，还要保证锅里一直有开水。当然，柴也得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由你负责。然后，太忙的时候，还要擦刀叉倒脏水。小兄弟，活儿够多的，你会忙得满头大汗的。”

“看样子这婶婶还挺和气的。”保尔心里暗想，于是壮胆问弗罗霞：“婶婶，这会儿我该干什么呢？”

女工们哄堂大笑，淹没了他的话。





“哈哈！……弗罗霞认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罗霞自个儿笑得最厉害。

屋子里水汽腾腾，保尔看不清她的脸，其实弗罗霞才18岁。

保尔也不好意思了，他转身问男孩：“这会儿我干什么呢？”

但男孩也只顾着嘻笑：“问你婶婶吧，她会一件一件告诉你的。”

“到这儿来，帮着擦叉子吧。”一个已近中年的女工招呼保尔。

“给你，拿着，”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一头拉紧，一头咬住，拿叉齿在这上面来回蹭，一点儿脏东西都不能留下。”

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捧着一大叠肮脏的盘碟刀叉的堂倌进来了。其中一个名叫普罗霍尔，斜眼睛，宽肩膀，说道：“快点干活，12点的车眼看就到了，你们却还慢腾腾的。”

他看见了保尔，问：“他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跟我来，”他把一只手重重地压在保尔的肩上，把他推到大茶炉跟前，“这两个大茶炉，你得一直看管好。你看，一个没火了，另一个也在冒烟了。今天就算了，可明天要是再这样，叫你吃耳光，懂吗？”

保尔一声不响，开始烧茶炉。

他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他明白，在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这儿却不行。斜眼普罗霍尔讲得清清楚楚：不听话就吃耳光。

他提起脏水桶，飞快地跑去倒进污水池。他把茶炉烧旺。他往大水锅底添柴。他把湿毛巾搭在滚烫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深夜，当他走到下面的厨房里去时已经精疲力竭了。

保尔干了一夜，没停下的时候，累坏了。头一天过去了。保尔回到家，感到自己成了个大人，用诚实的劳动赢得了休息权。

妈妈正在院子里烧茶炊。她一见儿子，慌忙问：“怎么样？”

“挺好。”保尔回答。他从开着的窗户外，看到了阿尔焦姆宽阔的脊背。





“怎么，阿尔焦姆哥哥回来了？”他问，心里一阵发慌。

“昨天回来的，留下不走了。要在机车库干活。”

保尔怯生生地推门进屋。他有点儿怕哥哥。

“你大学毕业啦？满肚子学问了，现在干起洗盘碟的活儿，是这样吗？”阿尔焦姆问。

保尔两眼盯着一块裂开的地板，仔细研究一颗露在外面的钉子头。

阿尔焦姆从桌旁站起来，走进厨房。

“看来不会挨打。”保尔松了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对保尔说：“弟弟，你应该学一门手艺。这会儿你还太小，一年以后，也许机车库能收你。我已经转到这里干活。妈妈再也不用去当佣人了。不能再让她见到什么样的混蛋都得弯腰。保尔，你要争气。”

他站起来，挺直魁梧的身躯，对妈妈说：“我出去办点事儿，个把钟头。”走到了院子里，经过窗外，他又对保尔说：“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会交给你的。”

车站食堂，白天黑夜不间断地营业。

这是个枢纽站，五条铁路线在这儿接轨。车站里总是人头攒动，只有深夜，在两班车的间隙，才安静两三个小时。

保尔在这里干了两年。两年来，他长高了，也结实了。这期间，他吃足了苦头。阿尔焦姆想安排弟弟到机车库里当学徒，但那儿不收未满15岁的孩子。保尔期待着有一天能离开食堂，机车库那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吸引着他。

他常常出现在阿尔焦姆身旁，跟他一块儿检查车辆，尽量帮着干点活儿。

那是一个星期六。夜里休息的时候，保尔顺着楼梯下厨房，在拐弯处，他出于好奇，爬上柴堆，想看一下经常聚赌的小储藏室。

楼梯上响起脚步声。保尔一扭头，见是斜眼堂倌普罗霍尔在往





下走。保尔钻到梯子底下，普罗霍尔就看不见他了。

上面，又有人下来，脚步既轻又急促。保尔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普罗霍尔，等等。”普罗霍尔站住了，回头望望上面。“什么事？”他没好气地问。

脚步声在楼梯上往下移，保尔认出了弗罗霞。

她扯住堂倌的衣袖，压低嗓音，结结巴巴地说：“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猛地甩开弗罗霞的手，“什么？钱？难道我没给你？”他厉声反问。

“可人家给了你三百卢布呢。”弗罗霞强忍着，没有哭出来。

“你说三百卢布？”普罗霍尔冷嘲热讽，“怎么，你想全要？你是千金小姐吗？睡一夜，就得到整整五十卢布，你该谢天谢地了。好吧，我再给添二十个卢布吧。你别傻了，钱还可以挣的，我替你拉客人嘛。”他说完就转身进厨房去了。

“坏蛋，流氓！”弗罗霞迫着他骂，然后靠在柴堆上，呜呜地哭。

保尔听见这番话，看到弗罗霞浑身颤抖，头往柴上撞。他没有出声，只是拼命地抓住楼梯栏杆，脑子里掠过一个无情的念头：“连她也被出卖了。唉，弗罗霞！弗罗霞！……”

保尔心里对普罗霍尔的憎恨，变得更深更强了。“哼，我要是个大力士，非把这坏蛋揍死不可！”

炉膛里的火忽明忽灭，鲜亮的火苗，卷成一条长长的、发蓝的火舌。保尔觉得，好像有谁在吐舌头，嘲笑他。

厨房里的小徒工克利姆卡，跟黑眼睛的小烧水工保尔很是要好。这时候，克利姆卡又来了，爬到柴堆上躺下，看看呆坐着的保尔，不由发笑起来：“你怎么了？”

保尔的目光转过来，看着克利姆卡。在这目光中，克利姆卡第一次看到了无法言传的悲哀。

“保尔，今天你有点儿怪……”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出什么





事儿了？”

保尔站起来，坐到克利姆卡身旁。

“没出什么事儿。”他闷声闷气地回答，“克利姆卡，我在这种地方，感到不好受。”他放在膝上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

“你今天究竟怎么了？”

“今天？我到这儿来干活，从头一天开始，心里就一直憋得慌。你瞧瞧这儿的情形：咱们干活，做牛做马，得到的回报呢，是谁高兴就可以打你嘴巴子，而且没人替你拦一拦。”

“别这么嚷嚷，要不然，人家进来会听见的。”

保尔一跃而起：“听见就听见好了，反正我是要离开这儿的！这儿是一座坟墓，骗子成堆！就说你吧，克利姆卡，人家揍你，你不吭声。为什么不吭声呢？”

保尔坐到桌旁的小板凳上，疲倦地托着头。克利姆卡往炉膛里添了些木柴，也在桌旁坐下。

“今天咱们读书吗？”他问保尔。

“没有书，”保尔回答，“书亭关门了。”

“怎么，书亭今天不做生意？”克利姆卡感到奇怪。

“卖书的被宪兵抓去了。”

“凭什么抓人呢？”

“说是政治问题。”

克利姆卡困惑地望望保尔：“什么叫政治问题？”

保尔耸耸肩膀：“据说谁反对沙皇，就是有政治问题。”





俄罗斯帝国文学名著

● 都是枪惹的祸

“沙皇被推翻了”这个消息像一股旋风般的刮进了小城。

列车在暴风雪中爬进车站。车上下来了两个大学生和一队革命士兵。大学生身穿大衣，肩扛步枪，战士们戴着红袖标。他们逮捕了车站上的宪兵，逮捕了上校和警备队长。小城居民这才相信消息是真的，几千人沿着积雪的街道走向广场。

大家如饥似渴地听着一连串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1917年过去了。保尔、克利姆和谢廖沙觉得没有任何变化，各自的主人还是原先的主人。到了多雨的11月，情况才有些异乎寻常。车站上活动着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大多是来自前线的士兵，都有个新奇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1918年的一个春日。在保尔家的小院子里，保尔、谢廖沙和克利姆卡这三个小伙伴，躺在草地上。背后传来“得得”马蹄声，一个人骑着马从大路上疾驰而来。公路和院子的低矮栅栏之间有一道排水沟，那马一跃而过，马背上的人挥着鞭子招呼：“喂，小朋友，你们过来！”





孩子们跳起来，跑到栅栏跟前。

“小朋友，去弄点水来喝喝！”骑马人要求。

保尔回身进屋去取水的时候。骑马人扭过头来，向谢廖沙打探：“小伙子，城里现在谁掌权？”

“我们这儿已经两个星期没有什么政府了，有个自卫团管着。你们是什么人？”他反过来问。

“小伙子，知道的不能太多啊。”骑马人微笑着回答。

保尔从屋子里跑出来，捧着一大杯水。骑马人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完，把杯子还给保尔，一扯缰绳，朝着松林那边策马疾驰而去。

“他是谁？”保尔困惑地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知道？”克利姆卡耸耸肩膀回答。

“八成儿又要换政府了。正因为这样，昨天列辛斯基一家才跑掉。有钱人溜走，可见来的是游击队。”谢廖沙解释了这个政府问题，干脆利落。

三个孩子还没来得及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公路上又响起了马蹄声。

人群和车辆从林务官住宅后面的树林里出现了，有十五六个人，骑着马，枪搁在鞍子上，紧靠着公路，朝这边过来。最前面的两个，一个是中年人，身穿保护色军装，系着军官武装带，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肩而行的，正是孩子们刚才见过的骑马人。中年人的军装上系着红袖标。

“我说什么来着？”谢廖沙用胳膊肘碰碰保尔，“你瞧，红袖标，游击队呀！我绝对没看错，是游击队……”说着，高兴得大喊一声，

